

新時代
小叢書

20

政治經濟學
教學上的幾個問題

列昂節夫作
施建生譯

中華書局印行





(14511)

政治經濟學教學上的幾個問題

一 小引

依據全蘇聯高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蘇聯各高等學校已於上年度起恢復政治經濟學的講授了。目前政治經濟學的講授面臨着艱鉅的任務。我們底高等學校實應貢獻出所有素養的經濟學專家，他們不但要肩負起支持國家經濟戰線的繁重工作，還要策劃爲德國法西斯匪徒所破壞區域的重建。今天的學生將是明天蘇維埃學術界底幹部，他們將要工作在一個事物劇變的大時代，一個政治和經濟問題錯綜複雜交織着的大時代，當此偉大的蘇維埃人民反希特勒德國的愛國戰爭之際，讓我們底幹部充分武裝起馬列主義底原理，使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於我們嚴正的義戰具備着不可動搖的信心，對於社會發展的法則，包括戰爭的法則——它底過程和趨勢，能有深切的瞭解，是特別重要的。

在馬列主義原理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列寧曾有過一句名言：

「馬克思學說之最精深最廣博最詳盡的引申與應用是他底經濟學說。」（註）

我國高等學術機關中的政治經濟學教育，經過了幾年的間斷已經恢復了。在過去，講授政治經濟學所用的課本和綱領都有了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個決議中曾經指出過，是在於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已從一種分析目前現實之有機組成的一般歷史科學，變成了一堆反科學的空論和無生命的計劃了。於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本應於形成社會主義建造者底世界觀過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本應鼓舞對於我們蘇維埃祖國的熱愛和對於她底敵人的仇恨的，現在却已成爲一般學生底疲勞的負擔了。

聯共黨史這部包含着馬列主義原理底基礎知識的百科全書出版以後，武裝了所有各部門底科學工作者，經濟學人是其中的一員，給了他們以重行組織各人工作的範本和實例。遵照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指示，完成了一大批關於政治經濟學底短篇教程。在工作過程中，中央委員會曾頒發一連串有關於政治經濟學中最基本問題之原則上的指示。

（註）列寧選集，十一卷，二十二頁（英文版）。

二 政治經濟學底定義問題

過去政治經濟學的講授上發生了許多缺點。首先是政治經濟學的教師們不能給學生下一個明確的、完善的、簡單的政治經濟學底定義。他們甚至不從政治經濟學底整個內容去下定義。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如能把馬列主義文獻中許多有關的言論，加以正確地總結就夠了。

馬克思主義底創造者，於開闢出一條科學上的新途徑時，曾依據他們面臨着的問題之特定內容，對政治經濟學從其此一方面或彼一方面加以敘述。

在「資本論」第三卷底前言中，恩格斯警告過他底讀者，不可錯誤地認爲「馬克思正加說明的地方，是在下定義。」（註一）關於這一點，恩格斯指出：

「凡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並非固定而尙正在演變過程中時，則其心象、概念，也是在演化與重組中的……。」（註二）

顯然的，馬克思主義創造者底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定義是當他們正與未死的陳舊的錯誤見解作尖銳論戰時所寫出的，這些定義當然是「在演化與重組中的」。例如，馬克思曾說政治經濟學底分歧點「首先就是社會所決定的人底物質生產。」（註三）

大家都知道，生產有二方面——技術方面的與社會方面的。政治經濟學與一般研究生產過程底技術方面的自然科學不同，它是研究生產底社會方面的，就是社會生產制度。換句話說，它研究在生產範圍中人與人間所發生的社會關係。

列寧底意思就是這樣，當他說「政治經濟學並不討論『生產』，但討論在生產中的人底社會關係，社會生產制度。」（註四）

社會生產制度除生產以外還包括分配、交換（在已有交換的社會）和消費（它底社會任務）。用馬克思底話來說：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都是「一件事物底組成者，都是一個單位底不同面。」（註五）

生產自較其他各項要素為重要，很簡單的，只有物品先生產了然後才能分配、交換

和消費。社會生產法則決定了其他歷程底性質，生產底特定方式決定了消費、分配和交換底特定方式。

恩格斯所歸納成的政治經濟學底定義，是大家都知道的：

「政治經濟學，從廣義方面說，是支配着人類社會物質生活資料底生產與交換諸法則的科學。」（註六）

但是恩格斯在說完了這個定義後，接着就指出：生產沒有交換是能夠獨立存在的。在別的地方，他又說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研究「各種不同社會底生產和交換的情形和方式並在這種基礎上實行分配的」科學。（註七）

另有一個頗為列寧所贊許的定義，是認它為一種「研究發展中的社會生產關係和消費關係的科學。」（註八）同時列寧又指出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發展中各種社會生產方式的科學」，揭示出「各種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底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特徵。」（註九）

在過去的講授中，一般都從馬列主義底文獻中取出一二節片段的話而任意加以解

釋。所以，將馬列主義文獻中各節有關的重要文字加以綜合，避免種種訛誤與曲解，而給政治經濟學下一個定義，是特別重要的。這個定義可以這樣說：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也就是人底經濟關係的發展的科學。它確當地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各個時期中制約必需消費品——包括私人日常消費和生產性的消費——的生產與分配的諸法則。

(註一)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二十四頁(英文版)。

(註二)同上。

(註三)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二六五頁(英文版)。

(註四)列寧全集，三卷，三十六頁(俄文版)。

(註五)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二九一頁。

(註六)恩格斯著：反杜林論，一六三頁(英文版)。

(註七)同上，一六六頁。

(註八)列寧全集，二卷，三九三頁（俄文版）。

(註九)同上，三九三，三九四頁。

三 原始公產制度問題

從前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導上對於原始公產制度的敘述有了很多的錯誤。第一是違反了歷史唯物論底原則，根據這一原則，生產關係底特定形式是由生產力底性質所決定的。第二是將原始公產制度太理想化了，不切合於歷史的現實。

對於原始公產制度底錯誤解釋是由恩格斯在其所著「家族、財產和國家底起源」第一版序文中的一段話所引起的。他說在文明時期以前社會制度不僅僅由生活資料底生產情形所決定，而且還由「人自己底生產即家族底形式」所決定的。（註一）實際上歷史唯物論底基本法則是：人類底生產關係是由社會發展各個時期中生產力底性質所決定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條法則在原始時期同樣可以像在社會發展以後各時期中那樣充分地運用。

恩格斯這一句錯誤的話，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許多其他明晰的言論矛盾的，他

們認為：只有生產力底發展，才是生產關係底基礎。上述的那句話而且還不能從恩格斯在那本著作中，於分析原始社會發展時，得到明證。

這樣，我們沒有理由可以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歷史底一元觀，就是在論到原始公產制度時，也不能以二元論去代替一元論。

幾千年以來，粗陋的勞動工具，和獲得生活資料底原始方法，使人們必須從事共同的集體的勞動。人們只有團結一起才能與自然鬥爭，只有共同勞作才能保障生存。生產方面底社會集體勞動，促成了原始社會對於土地和其他生產手段以及一切生產成果底公有。原始人羣共同勞作，佔有了生產手段和他們共同勞動的生產物，並共同消費了所有他們生產的物品。

人所掌握的生產力底發展，決定了原始社會生產關係整個發展底途徑。到氏族社會的過渡，由母系到父系家族的演變，氏族社會秩序的潰滅，私有財產的出現，交換，社會階級的分化——所有這一切歷程，都只有從原始社會生產力底發展中，都只有從獲取

生活資料方法的演化中，求得解釋。

政治經濟學教學上對於原始公產制度另一個錯誤——理想化與神奇化——產生了這樣一個後果：它破壞了學生腦海中所存在的對於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性的觀念。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不認為是社會進步底必經階段，而認為是人類底墮落，已從天國中驅逐出來。同時由此又發生另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共產主義不過是原始時代底一種特殊的回歸。這些觀念顯然違反了普通常識底ABC，更違背了馬列主義底全部精神。

馬列主義文獻揭穿了資產階級關於私有財產，階級，以及剝削制度都有其永久性的神話，而科學地證實了人類在原始公產制度社會中，不知道什麼叫做文明的「福音」，生活了幾千萬年。但是，同時馬列主義文獻又教訓我們要認清原始公產制度之歷史的限制性：生產力極度粗陋的發展，勞動工具的原始性，和人類生活極度的貧窮。到了相當時期，原始公產制度底發展就成爲了社會進步底障礙。它必得產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爲生產力底發展創開一個較大的天地，最後原始社會終於消除了。

列寧說我們過去從沒有過黃金時代，原始人曾遭受到嚴重的貧乏，和生存競爭的艱困。馬克思曾經指出原始社會底集體生產方式是「個人散居的弱點的結果，不是生產手段社會化的結果。」（註二）大家知道，在那種社會中，個性是完全被社會——團體家族——所淹沒了的。生產工具是這樣不完整，生產得這樣少，人們唯有集體勞作才能生存。勞動者與他底生產手段的合一在當時是存在着，但是用馬克思底術語，這種是存在於一種「幼弱的形態」。是不適於「發展勞動使之成爲社會勞動，和社會勞動底生產率的。」（註三）勞動底結果既是如此微小，那麼消費底平等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有人多得一點共同生產品就要使原始社會中別的人受餓，而至於死亡。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原始公產制度底基礎，並不建立於生產手段底社會化上，而是建立於由於勞動工具底原始性和簡陋性以及個人能力底脆弱性，爲了免於幻滅而不得不加團結而產生的財產社會化上的。因此，這種原始公產制度，與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後者是建立於高度發展的生產手段底社會化，保證社會能有

巨大的力量征服自然，並在友愛中人人得以充分發展底基礎上的。

(註一)恩格斯著：家族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五頁(英文版)。

(註二)馬克思全集，二十七卷，六八一頁(俄文版)。

(註三)馬克思著：剩餘價值學說史，三卷，三〇八頁(俄文版)。

四 如何分析資本主義問題

過去政治經濟學教學上對於歷史原則所犯的錯誤，在原始公產制度、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底研究中都可以看到，但一進到研究資本主義時，這一錯誤就犯得更爲厲害了。普通教科書與綱要中，論到資本主義這一章時，就將馬克思「資本論」的結構，簡單地重抄一下。這就沒有認清馬克思寫「資本論」不是爲了作教科書用的，對於政治經濟學的初學者自很少幫助，而是一種鉅大的研究，爲科學開闢一條新途徑。由此，很明顯的，在研究這一門科學底基本要義時將馬克思「資本論」的結構作一番機械地抄寫，只會發生弊害。

爲了要遵守這種歷史原則，在政治經濟學底教學上，務須使學生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特徵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還要知道如何發展到這種制度。當我們遵照這一條歷史原則時，我們當然必須首先研究發展到資本主義底歷史過程，只有這樣，然

後才能進一步地研究該種社會制度底基本特徵。

馬克思在「資本論」論合作的一章中，曾說「一大羣勞動者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方共同工作……在一個資本家底指揮之下，爲了要生產同一的商品，歷史地、邏輯地，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底起點。」（註一）

從馬克思這段話中，歷史地、邏輯地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底起點是發生在一個企業中；這個企業是屬於一個資本家，同時僱傭工人又被僱用着。在史實中這種企業首先是發生於資本家底製造業（在以前就是由分工而來的簡單的協業）；最後，我們務須明瞭馬克思底意思是指資本家底製造業爲資本主義生產之歷史的邏輯的起點。

在資本主義興起史中有一個完整的時期資本主義企業是僅以工場的形式而存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肇始，馬克思追索到十四世紀：這就是中古時期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國中的資本主義工場。十六世紀時，資本主義工場成千成萬地存在於歐洲最發展的國家與地區。從工場過渡到工廠却是英國產業革命時代的事，這就在十八世紀末葉與十九世

紀初葉。

由此可知，在資本主義機器工業佔着支配地位以前，曾有一整個歷史底奠基時期，這就是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底製造時期，對於資本主義製造時期底研究必須先於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特徵底研究。而且在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特徵底研究之前，還應該對於資本主義在興起的過程中所必備底條件須有充分的熟悉。這就是指發生資本主義之歷史的先決條件而言：一方面有工資勞動階級的興起，另一方面有大資本的發生。後者是資本底原始積蓄。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分析商品爲開始。這在他是一個必要的程序，以期揭穿剩餘價值底祕密，因爲剩餘價值是與勞動力轉變爲商品時所分不開的。爲了要揭發這種特殊商品——勞動力——底特殊性質，馬克思首先從普通商品生產基礎分析起。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採取的對於問題分析底程序，是很自然發展出來的，因爲他是在給科學鋪設一條新的途徑，他底目的是想從頭把政治經濟學加以重建。但是，很

顯然的，在研習它底基本原理的進程中，甚至當一個人還正在研讀其入門課程的時候，是不能保持原來的程序而不變的。如果如此的話，那將是一種有害的自誇博學，是與教學上應將政治經濟學當作一種一般歷史科底基本要求相背馳的。

商品生產、交換，和貨幣的發生先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興起。在資本主義時期開始的幾千年以前，商品生產就發生了。在中世紀底末葉，商品生產與貨幣流通都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階段。但仍須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生產才成爲生產底主要方式，才成爲一種普遍的性質。

因此，在政治經濟學講授上如要遵照歷史底原則，那麼對於商品與貨幣這些範疇不但在論到資本主義時要討論到，就是在該項課程底前幾節也是應該提到的。在討論奴隸制度時對於商品生產的興起，交換發展底幾個時期以及貨幣的發生等等，都是應該論到的。接着在論到封建制度的時候，爲了瞭解它底滅亡與毀滅，對於單純商品生產，商品及其使用價值與價值，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等等，都須有廣泛的敘述。到研究資本主義生

產底基本特徵時，就應該對於商品以及在商品中包含着的勞動二重性，務須作詳盡的分析。

在對鮑達諾夫著「經濟科學簡明教程」的書評中，列寧贊許作者對於介紹材料的程序採取了按「經濟發展各個連續時期而敘述的方式」。列寧寫道：

「這正就是講述政治經濟學所應採取的方法。我敢說，反對是不會免的，因為作者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同一個理論（例如關於貨幣的）按照時期的演變分成幾段來講，結果終免不了重複，但是這種形式上的缺點是能夠以歷史講述法底主要優點補償的。同時這真的是缺點嗎？重複的部分是非常之少的，而且這對於初學者也有相當的用處，因為這樣使他對於特別重要的問題能夠更加熟認。例如將貨幣底各種不同的功能分到經濟發展底各個時期中去講述，為學生詳細指出這些功能底理論分析，並不是基於抽象的思考，而是基於人類歷史發展中所實際發生的事實。這樣他對於歷史上各種特定生產方式的瞭解就更完滿了。」（註二）

列寧這段最重要的文字，應該是將政治經濟學當作一般歷史科學來研究的南針。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當蘇維埃人民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之際，對於資本主義獨佔階段——帝國主義——的研究特別重要。當一九一四——一八世界大戰期間，列寧指出如果不對基本問題——帝國主義經濟要義底問題——來一個評價，要決定戰爭底性質是不可能的。爲了對於蘇聯及其盟友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正義的和解放性的戰爭性質加以充分的透澈的瞭解，那麼武裝着列寧斯大林主義關於帝國主義底一般原理，和關於德國帝國主義之野蠻性與掠奪性的特殊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在講授過程中應着重揭示出資本主義獨佔階段底顯著特性，素描出它底基本徵象，表明出它正處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歷史地位。對於列寧所揭露的，後爲斯大林所引申的那條關於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以及由此而歸結到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性的結論，亦應加以適切地重視。同時還應向學生明白指出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帝國主義學說之理論上的與實踐上的重要性，它是馬克思在

「資本論」分析資本主義基礎之直接的繼續。

列寧形容帝國主義是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是潰腐的或者寄生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不過我們必須記住，雖然資本主義是在潰腐中，且可有事實證明，例如技術停滯的趨勢，獨佔阻礙技術的進步等等，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這不是說根本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底發展比早期發展得更快的事實。同樣的，我們應該記住列寧底話，帝國主義雖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不是已死的資本主義。

列寧指出：獨佔事業的優勢，必在政治方面激起反動。目前反動勢力正與希特勒德國併為一體。人類歷史中從沒有看到過有像匪徒希特勒帝國主義所暴露的那樣墮落、野蠻、反動和對人類的仇恨。

列寧常常指出：民主主義問題中，任何一種虛無主義，都是與無產階級革命不相容的。他寫道：

「社會主義沒有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這有二重意義：（一）無產階級不能完成社會

主義革命，除非民主主義的鬥爭已經替它作了準備；（二）勝利的社會主義不能保全它底勝利……除非它建立了完整的民主主義。」（註三）

工人階級以及所有今天社會中的進步力量，當然不能漠視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底政府制度，與法西斯國家底不同。希特勒底政府包涵了最黑暗的反動、野蠻和殘忍。希特勒冒險家們是德國財閥底看家狗——德國貴族地主、理財家、銀行家、獨佔者和實業家所僱傭的貪婪渴血劫奪的小兵。引斯大林底話：

「希特勒黨徒是社會主義公認的敵人，是最毒辣的反動派與惡棍，他們剝奪了歐洲工人階級和人民底基本民主自由。爲了掩飾他們底反動的卑劣的本性，希特勒黨徒說英美政權是一種金融寡頭政權。但在英國和美國，那邊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有工人與雇員底公會，有工黨，有議會，反之，希特勒政權在德國廢止了所有這一切。

「將這二類事實加以對比，就可明白希特勒政權底反動基性，以及德國法西斯說英美政權爲金融寡頭政治的完全捏造。」（註四）

(註一)馬克思著：資本論，一卷，三一—一頁。

(註二)列寧全集：二卷，三九四頁（俄文版）。

(註三)列寧全集，十九卷，二六一頁。

(註四)斯大林著：民族解放戰爭，二七頁（英文版）。

四 如何分析資本主義問題

五 社會主義底經濟法則問題

政治經濟學教學中，論到社會主義一章時當然需要特別負責地講述。根據歷史底原則，這一章亦應分爲二部分：一部分說明如何發展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另一部分說明這種生產方式底基本特徵。第一部分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也就是共產主義底第一個階段。這裏對於蘇維埃力量所促成的經濟上偉大的轉變，以及由此引導到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共產主義底第一個階段——是應該加以描述的。第二部分應專門從事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描述，它底最重要的輪廓及其特徵。

一九三六年憲法中規定，蘇聯底經濟基礎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私有制度、與人對人的剝削廢止以後，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生產工具和手段底公有上的。」（註一）如以之與過去各種生產方式相較，則社會主義是社會發展底最高階段，有超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大的優點。

在和平的經濟建設之下，由於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使我們祖國能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內，克服了多年來經濟上與技術上的落後性，獲取了幾乎較資本主義各主要國家底經濟發展快上十倍以上的速度；而且，這些社會主義超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還很明顯地表現於勞動大衆物質享受與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

在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中，由於蘇維埃制度底優越性，使我們祖國能夠抵抗殘暴敵人底屠殺，顛倒他底如意算盤，給敵人巨大軍隊以打擊，並能極自信地去摧毀希特勒黨徒整個戰爭機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光榮地渡過了許多次戰爭的考驗；蘇維埃社會不可摧毀的精神上與政治上的團結，是從我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優勢所滋長的，使希特勒黨徒分裂我們底工人與農民，並引起我國各民族的不和與內爭的妄想，歸於幻滅。蘇維埃制度已經挽救我們祖國命運中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機。

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包括它底發展過程和它底基本特徵——時，首先必須認清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瞭解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性質的關鍵就在把握住社會主義建

設中豐富的實際經驗，這在列寧和斯大林底著作以及共產黨底決議中已經有了概括的綜合的總結。

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底敵人——資產階級經濟破壞者、法西斯特務托洛斯基蒲哈林陳營中資本主義底復辟者——曾經想以資本主義經濟底法則引用到社會主義經濟中來。爲了適合他們破壞的反革命的目的，他們曾經惡毒地將我們底社會主義關係底特性加以改變，加以虛飾，給它們塗上資本主義關係底色彩。

只要檢討一下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調，把我們社會主義底企業、貿易、貨幣、銀行等等都認爲有此性質就夠了。所有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底復辟者都散佈着不信社會主義勝利的毒素，傳播出一種可憐的幻想，認爲資本主義經濟法則仍舊不變地在蘇維埃制度下運用着，任何一種摧毀這些法則的企圖結果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這種敵人底立場已被我們底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黨所粉碎了，已被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的實際經驗和社會主義之偉大的世界歷史性的勝利所揭破了。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問題，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在它底綱領和教科書中，也曾有許多重大的錯誤與缺點。常常有一種極膚淺的不正確的觀念侵入，以為資本主義底法則既然已經取消了，因此社會主義底國民經濟制度就無法則之可言，而且它不可能有什麼法則。在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時，凡論到有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常常都把它作一次特別的討論附在每章底後面，這是最膚淺的最粗陋的作法。這樣做慣了，必使事物會變得如此：如果在資本主義之下，存在着這樣一種情形，這樣一條法則，這樣一個範疇，那麼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中一切都沒有了，一切都正相反。例如，在價值法則這章之後，就可以來一個特別的討論，表明在蘇維埃情形之下，這一法則是不適用的。因為這種特別的討論是每章之後都有的，這就很容易使學生認為在社會主義之下任何經濟法則都是不能適用的。

這種非常錯誤的研究法，關閉了瞭解蘇維埃國民經濟制度實際關係的可能性，因為一旦沒有了法則，就不能有依據法則的發展，那就不成爲科學了。在這種認為社會主義

中無可資經濟法則運用場合的觀念背後，存在着一種絕非馬克思底觀點：以爲經濟法則只是那些在人底意志和自覺以外含有自發性的事物，當其一旦作用起來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像一幢房子突然倒在某個人底頭上一樣。這種對於經濟法則的說法，只能適合於資本主義底法則，絕不能適合一般的經濟法則。與這種看法相同的，還有一種有名的說法，即所謂政治經濟學所能解說的是有限度的，根據這種說法，經濟科學只能討論資本主義制度的。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是：生產方式如果不根據任何經濟法則，是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否認社會主義中經濟法則的存在，就是最庸俗的自流論，以爲生產發展不是按照正常的歷程，而只是些隨意行動、偶發事件與混亂變化而已。對於事物的這種看法自然無異就是喪失了判斷各種路線或政策的標準，不能瞭解在我們社會發展中有些什麼東西制約着各種現象。

任何一個社會，不管是那一種類型，都是依據客觀需要所形成的一定法則而發展，

這是基本的真理。這種客觀需要由於社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在資本主義中，客觀的需要形成了自發性的經濟法則，以各種不同的形態，表現於災難、劇變、和生產力底破壞上。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客觀的需要則表現於迥然不同的方面。經濟法則爲該社會內外諸特殊情形所決定，爲其發展的歷史前提所決定；但是這種客觀的需要是人所能想到的，是經過人底自覺和意志而發生的，這些人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造者和共產黨，前者引導和指揮那個社會——蘇維埃國家——底力量，後者引導所有勞動大衆底全部活動。

這樣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從社會主義社會之物質生活的實際情形，及其發展之內外情形而發生的，但是這些法則的運行並不是自發的，並不是由於它們自己底衝動，而是由於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底實踐中所理會到，並且自覺地運用着的。

社會主義社會是以主動改變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情況爲任務的。它絕不以使那些情況之繼續爲自己底職責，相反的它必努力求其改變，以期根本上符合其基本的任務——

社會主義底建立並進到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建造者之有組織的行動來實現的，他們底工作是朝向一個固定的明確的目標，他們可收得預計中的結果。社會主義經濟法則與資本主義法則不同之處就在於此。

恩格斯有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縈繞在腦際，就在「反杜林論」中這樣寫道：

「構成了人底環境並且一向支配着人的生活條件，現在却要在人底支配與控制之下了。人已第一次變成了自然底真正的自覺的主宰，因為多多少少他已是他自己社會機構底主人了。他自己底社會活動的法則，過去對於他都是些外界的自然力所控制的法則，現在人能完全瞭解如何運用，所以已經被人所支配了。人自己底社會機構過去都好像受了自然和歷史所規定，與人處於敵對地位的，現在已是人們自己底自由行動了。客觀的外界的力量過去曾經支配過歷史，現在都要轉受人底支配了。只有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去創造他們自己底歷史；只有從這時起，受人們意志所驅使的社會動機才能極大地不斷增加地發生人們所預期的後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的飛

躍。」（註二）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性質問題當然是與蘇維埃國家底經濟任務問題分不開的。我們國家對於全部社會生活，最後也就是經濟生活，負有與其他國家迥然不同的任務。有些膚淺的觀察家，如許多外國記者與經濟學人，往往想把這種迥然的不同看成只有量的分別，這就是如他們所說蘇維埃國家在經濟生活上比其他現代國家「干涉得多一點」。顯然這是沒有觸到問題底核心。我們指的是基本上質的不同，在社會主義之下，國家所負的任務原則上是與過去所有的生產方式都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也常常對於經濟生活有了不少的干涉，如果要舉例的話，那麼只要一看在原始積蓄過程中國家所負的任務就夠了。馬克思看出了當時政府底方策，而說出了「暴力就是從每個舊社會孕育出一個新社會的接生婆。」（註三）如果要以目前情形來論，那麼只要看看所有戰時國家爲了動員經濟進行戰爭所推行的各種方策也就夠了。

因此否認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對於經濟生活所負任務的重大是很愚蠢很荒謬的。但是這種任務是要受到限制的，因為整個經濟是屬於私有財產底範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手段底私有制上的。國家能夠干涉而且事實上也的確干涉資本家底活動，這種干涉有時含有嚴重的作用，爲了某一私有者集團底利益，竟能以其他集團爲犧牲，可是這種干涉底性質絕對是爲了保障原有一般基礎——私有財產的優勢。

在社會主義之下，國家底經濟任務，其重要性與功能，原則上是有不同性質的。生產手段全部都在社會手中，它們都是社會主義底財產，生產手段的主要部分是國家所有，是屬於蘇維埃國家底。由於這一事實，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完成許多功能，可以擔負許多任務，而在本質上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

蘇維埃國家是一支巨大的經濟力量。它肩負起一樁巨大的經濟組織工作，它包括社會發展底所有方面。國民經濟的計劃行動，全國性的對於工作標準與消費標準的計算與統制，國防上經濟必需品的取得，社會財產的保護——這一些僅僅是最主要的功能，這

已可給人一個印象，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制度中，國家所負擔的工作是很繁多很重要的。

如果這種工作在平時經濟建設中已感到繁重，那麼在戰時也是一樣。像搬移工業中心到東方去，撤退許多企業到東邊地區，在那邊要創建起許多新的企業，並爲它們取得原料基地，勞動力，和幹部等等巨大事業——所有這一切在生產手段私有制之下是完全不能辦到的。只有蘇維埃制度底優點才能保障這樣巨大而重要的任務之完成。蘇維埃制度是最進步的最前進的制度。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研究應該加強學生底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情感，對於蘇維埃祖國之無限的愛，隨時能以他們自己底血，甚至他們底生命來保衛它。

對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底實際性質的瞭解應該滲透到全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講授中，也就是應該滲透到說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那一章與說明社會主義底基本特徵那一章。

在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時，必須記住二種保障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巨大轉變——國家的工業化與農業的集體化——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底法則。自從蘇維埃政權在我國勝利以後，蘇維埃人民面臨着一項任務，就是要將蘇聯從工業發展不足，技術基礎微弱的農業國家變為技術上和經濟上都有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蘇維埃人民所面臨着的問題不是一個允許有二個答案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是准許的；這就是必須以高速度完成蘇聯底社會主義工業化。

沒有已完成了的工業化，社會主義不能在蘇聯勝利的，我們底祖國早已失去她底獨立性而成爲國外侵略者底戰利品了。在反希特勒德國戰爭的進程中就已很明顯地揭示了我們祖國是不能夠抵禦敵人底武力的，如果斯大林底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案還沒有實現的話，這個方案取得了高度發展的工業基地，養活了一支有現代軍事技術與現代戰爭需要相配合的軍隊。

所以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底一個法則。這種經濟上的需要已在

適當的時候被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所把握，並被蘇聯所採行了。這是構成黨底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蘇維埃政權底基礎。

農業集體化完全是同一個問題。斯大林同志指出蘇維埃政權不能在二個不同的基礎上維持久遠：一方面是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另一方面是小型的散漫的農業經濟。我們必須要實行一次巨大的革命，將千千萬萬的農民轉變到一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經濟，以財產社會化，勞動集體化，和科學與技術廣泛向農業運用為基礎。

集體化的勝利與富農階級的消滅象徵着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勝利，消除人剝削人的根源。在愛國戰爭中，集體農場制度底優點，保證了糧食問題；能在敵人暫時佔領了我國幾個重要農業地區以後所發生特別困難的情況之下得到解決。

這樣農業底集體化就是我們社會發展底一個法則。

這就是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法則底實例，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它們在性質上，內容上，表現的方式上，都是和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迥然不同的。我們於研究社會

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特徵時，所得到的法則也是如此。

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國民經濟的計劃推行是不能發展的；社會主義與計劃是不可分的，計劃就是我們經濟發展的基礎。社會主義沒有一個計劃是不可思議的。經濟的計劃推行是社會主義社會之絕對的經濟條件。

在資本主義之下，國民經濟之計劃推行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築在生產手段私有化上的。私有財產產生了競爭。它撒開了分散了國民經濟組織的個別部分，雖然這些部分可以分成獨立的單位，但它們是經濟上互相依賴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其主導的特性是自發性，生產底無政府性，市場底盲目法則通過價格的變動支配着各個資本家和各個企業的行動，市場情況的變化等等。

社會主義底國民經濟制度就呈現出一張完全不同的畫面。生產手段底社會共有，使全部國民經濟聯成一個整體。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經濟是不能發展的，除非依據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是不能存在和發展的，除非有了一個以聯結全部國民經濟為一個整體

的計劃爲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底計劃性是從生產手段底社會化而來的。一個國民經濟底計劃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就正如各種最迫切日常所需的滿足對於人的必要一樣。

因此，對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計劃推行不是一個願望或選擇的問題，而是一種客觀的經濟需要。

按勞分配是另一個例子。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生活的領導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在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剝削；生產手段底社會共有是主要的特性。社會中的生產力已得到了高度的發展，高到能夠通盤地控制它們，掌握它們，消除了剝削；但是還沒有達到勞動生產率的某種高度，使生產品增加到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去滿足人底所有需求。

這裏有一個問題：在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客觀情勢之下，如何去籌劃分配？這只有一個答案：分配根據勞動的原則——生產品應根據社會每個成員所費勞動的質與量來分配。如果採取別的分配原則的話，例如平均分配，各取所需，或其他原則，那麼社會

是不能維持發展下去的。

因此，按勞分配亦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客觀需要。

研究了這些例子都能證明社會主義社會底存在與發展是有一定經濟法則的。這些經濟法則是依據客觀的經濟需要，這種需要是取決於整個社會生活的情形。

在社會主義之下，對於過去生產方式下所運行的法則與範疇是怎樣一種情形呢？在過去講授上，一般綱領和教科書中常常含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從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第一天起，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學中的法則與範疇都已失去了效力，停止運用了。顯然的，問題並不這樣簡單。

特別是我們過去教材中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學中沒有價值法則一點，這顯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文獻中許多言論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全部經驗不相符的。大家知道，價值法則遠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就已運用了：恩格斯把這一法則底「壽命」定為五千年到七千年（註四）。自從資本主義消滅以後，社會主義社會就在國家的名義下，掌握住價值法則，自覺地運

用它底機構（貨幣、貿易、價格等等）爲社會主義底利益而服務，以期國民經濟的計劃完成。

認爲在社會主義中價值法則已毫無作用，這是與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全部精神相背馳的。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許多言論中就可看出他們是承認事物底複雜性的。這種以爲價值法則，自從資本主義渡過到社會主義以後，就已自動地機械地消除，並且立即匿跡的論調，是與馬克思主義底創造者完全不相干的。

在「歌塔綱領批判」一書中，馬克思論到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社會主義時說道：

「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從它自己底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而是相反地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脫胎而出的；因此，不論在任何一方面，經濟的，道德的，學術的，都有舊社會的烙印，它是從舊社會底母胎中孕育而出的。由此，每個生產者從社會中收回的——經過削減以後——恰恰就是他對社會所貢獻的。他所貢獻的是他個人底

勞動量。例如，社會工作日包括了個人勞動時間的總和；每個生產者底勞動時間是他所構成的社會勞動日底一部了。他從社會收到一張契據，證明他曾經出過多少勞動量（除了他爲公共基金而勞動的部分），用這張契據，他就可從社會倉庫中取得與其勞動量之成本相當的消費品。他以某種形式貢獻社會以勞動量，他以另一種方式取回之。

「這裏顯然是應用過去主持商品交換的同一原則，好像是實行等值交換似的。內容和形式是變了，因爲在改變了的情形之下，每個人除了勞動外別無可貢獻的，同時更因爲除了個人底消費品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成爲私有了。但就後者在每個生產者中實行分配論，是採用商品交換的同一原則，以某種形式的勞動量和別種形式的同等勞動量相交換。」（註五）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我們讀到：

「斯多克表明許多人底意見，當他說：『出賣的生產品構成了國民收入，在政治經濟學上應該從二方面去考慮：從其對個人的關係上言，是價值；從其對國家的關係上

言，是貨物。因爲一國底收入並不像個人一樣只考慮它底價值，而是考慮它底效用或者它底能夠滿足需要。」

「第一，如認爲一個生產方式建立於價值的基礎上而資本主義化地組織起來的國家，是一個僅爲求國民需要的滿足而工作的團體，那是一種虛假的論斷。

「第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除以後，社會生產仍舊流行，則價值的決定仍舊存在，這時勞動時間的規定和各生產集團之社會勞動的分配及其計算，是比以前更重要了。」（註六）

如果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能夠預見並推測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價值法則之具體的實際的運用，這是荒唐的書生之見。這些已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豐富經驗中得到了，已被斯大林同志卓越地綜合出來了，他已顯示出蘇維埃國家如何運用資本主義經濟底工具如貨幣、貿易、銀行等等，來爲社會主義服務。斯大林同志底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諸經濟範疇的命運的言論，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艱鉅經驗之理論的總

結，就是馬列主義經濟科學更高發展的證明。這些言論就是斯大林同志所創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最重要的基礎。

在這些言論中，斯大林同志供給了許多新的材料，這種材料不僅是馬克思，就是列寧也是不能預見的，這種材料只有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中才能體認得到。

從前關於社會主義中價值法則問題底錯誤見解，已關閉了對此問題正確瞭解的門徑，這對於我們不僅是些理論問題，而且還是與我們經濟政策有關的實踐問題。在社會主義下，社會生活底領導原則是按勞分配，依照工作底質與量而行分配。這就是說勞動仍是經濟生活底準則。由此很自然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中並未廢除，是仍然存在的，雖然在不同的情形和不同的環境之下，其運用是與資本主義下完全不同的。

社會主義中社會生活底主導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就是每個工人參加社會主義生產後，必須代表整個社會依據其勞動底質與量，給予相當報酬。社會主義不能

夠存在，如果沒有列寧所謂的全國性的勞動量與消費量的計核與管制。但是蘇維埃國家，如何去計核與管制社會中每個分子底勞動量與消費量呢？

冒然一看，或者要提出，最簡單的方法是以勞動鐘點或日數來計算，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勞動的自然衡量法——如勞動時間，一個小時的勞動，一天的勞動等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人底勞動是不同質的，這與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者底特性是有顯著不同。社會主義下的勞動特性是從下列情形發生的：

在社會主義中城市與鄉村底基本矛盾已經減輕了，工人階級與農民底根本不同也被消除了；但是，縱然如此，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底不同還是存在的。這些不同亦可以從勞動底酬報中看出來，工人與雇員是有固定工資與薪給的（大多是計件工資），而集體農民是依據工作日而支付的，而且一部分以實物支付的；除此以外，集體農民還有他自己經營的副業組織。

再者，在社會主義之下，多年來勞心與勞力底對立也減輕了；但是仍舊還有體力勞

動與智力勞動底區分。有些勞動範疇需要較多的訓練，另一範疇只有少量的訓練。換言之，仍有熟練與不熟練之分，而熟練中又有程度的不同，有的勞動有較好的技術配備，有的則少些；勞動機械化底水準和生產電氣化底水準在生產各部門中都是不同的。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工人一個小時（或一天）底工作是與另一個工人一個小時（或一天）底工作不相等的。所以，社會主義社會中對於勞動量和消費量底計算祇有用價值法則才有可能。各種不同勞動底計核和比較並不是直接受「勞動自然衡量法」（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而是間接地要計核和比較勞動的成品——商品。社會主義社會成員底勞動創造了商品，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勞動成品一方面是使用價值，也就是能夠滿足社會這種或那種需要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勞動底成品也有價值。所以像貿易、貨幣等等工具仍可應用而成爲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底工具，工人和雇員底薪給是用貨幣支付的。集體農民工作日底所得亦有一部分用貨幣支付的。而且集體農民還可以把以實物支付的那一部分工資，或者他們自己附帶耕作的收穫，賣出而收回貨幣。勞動者就

可以他們底貨幣收入去購買商品。

我們過去教學上，否認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價值法則底運用，這個錯誤使我們於解釋社會主義中的貨幣、銀行、信用等等範疇時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明瞭了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中的任務及其重要性以後，對於這些問題就能夠很正確地得到解釋，就可以很合邏輯地一開始就從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中仍然運用出發；不過在社會主義中，它底運用仍有許多主要的特性，自然是應該考慮的。

在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商品可以買賣，它們有價格，這就是價值之貨幣上的表現。並且在這裏同樣可能發生商品價格與其價值不符的情形。大宗商品的出賣是歸國家及其機構和合作社辦理的。屬於這一類的是所有各種社會主義型的企業出品，以及集體農場和工業勞動組合中所生產的那些業已社會化了的的部分，這一部分是經過強制輸送、實物繳付、購買等方法已經置於國家和合作社底手中了（其他集體農民私人經營的副業組織中，農民個人家庭中，以及合作社以外的手工業者底各種生產品也是如此）。

所有這一切商品都由國家規定價格銷售之。不過也有些商品是由私人銷售在無組織的市場中的。屬於這一類的則為集體農民私人經營的副業組織底出品，農民與手工業者私人底出品，以及集體農場中那部分按照工作日而分配給農民然後再由農民自行在市場銷售的出品。這些商品則以市場上決定的價格出售之。所以，事實上，蘇維埃經濟中有二個市場和二種價格。

蘇維埃國家運用價值法則，從生產底社會必需費用出發，訂定商品價格。在訂定時，有二種任務要考慮的：社會主義底積蓄和勞動大眾物質享受與文化水準的提高。訂定價格時所須注意的就是生產底社會成本。這包括商品生產所需的成本總額，也就是社會主義企業中所生產的商品之價值總額。商品價格底訂定仍不能與其價值一致，以期配合蘇維埃國家所須推進的各種任務；價格仍舊要看該商品所能供給的數量與社會的需要。

在蘇維埃國家手中有組織的市場與自由市場不斷地進行着鬥爭。爲了要佔有整個市

場，爲了使市場價格底決定完全由它掌握，蘇維埃國家必得控制住大批商品以及大批商品的準備。

社會主義社會所生產的商品，一方面有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有價值，這一事實對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是非常重要的。

國家底經濟計劃規定每個企業需要生產特定的產品，這就是要生產特定的使用價值。同時爲了要完成這種計劃，也可預計須要消耗一定數量的勞動與生產原料，換句話說，這就是要出產一定數量的價值。計劃規定了每個企業生產計劃中的物質單位與價值單位，因爲這對商品底使用價值與價值都是同樣相關的。

在蘇維埃社會中，貨物底種類及其品質是國家應該注意的，是國家應該嚴格管制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對於其所生產的商品底使用價值所取的態度。商品底價值在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中也是受到同樣重視的。

在價值法則自覺運用的基礎上，成本會計是社會主義推行國民經濟計劃的必要方

法。

社會主義底經營必須以較量勞動與原料的消耗與生產的結果並求其平衡爲基礎。這種平衡每個企業都須實現。但是某個生產時期中各個企業底消耗如果與該時期中生產所得相比的話，如用一個數目去除，那麼不論是費用與成品都是要減少的。這個共同的除數，就是商品底價值。在成本會計中，其基本的特性就是在簿記上所登記的消耗與生產的成品，都是以它們底價值來表示，這就是它們都是以固定的貨幣數目來表示。

社會主義社會中，商品底價值的決定，不是按照商品生產中所消耗的實際勞動量，而是按照它底生產與再生產之社會必需勞動量。嚴格的成本會計可以發現許多不必要的不生產的開支與各種損失與浪費而加以去除；同時還可以使各個企業底生產成本減到最少。

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底產物是商品，它有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就是說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二種性質：一方面，它是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它是抽象

勞動，勞動中有一部分是消耗於社會生產的。

但是這種勞動底兩重性不再像以私有財產爲基礎的商品生產那樣，會發生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的。參加社會主義企業底個人勞動就直接含有社會的性質。每種勞動的有用消耗都是直接的，不是間接的，成爲社會勞動底一部分，因爲社會勞動是根據計劃在整個國民經濟底規模上組織起來的。所以，我們這裏可以克服一般商品生產底特性：爲生產有用貨物所費掉的勞動，可不爲社會所需要，可不爲社會所承認，所生產的商品不能銷售。在私有制的支配下，商品生產者在交換中所得到的關於他底勞動酬報，祇是一個經過無數變化與紛亂後而產生的平均數，同時在資本主義中，生產者對於其勞動產物底所有權，經過了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作用，已被資本家對於別人底無償勞動產物的剝奪權所替代了。在社會主義社會，每種對於社會有益的勞動都是受社會酬報的。

商品一成爲社會主義生產底產物，就不再含有小商品生產或資本主義生產底產物中那些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和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因此，這種商品既

不再含有那些矛盾，則由此而生的資本主義底剝削、恐慌等等當然也不會有了。

這樣我們看不出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中價值法則已被取消的根據。相反的，社會主義仍舊有價值法則，不過已有了變化。在資本主義中，價值法則是自發的市場法則，這樣必然要發生生產力的破壞、恐慌，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社會主義中，它已是蘇維埃國家在國民經濟計劃推行之下，在經濟無恐慌的發展之下，自覺運用的一個法則。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價值法則運用的變化，最主要的就是表現在它已不再支配社會勞動和生產手段，將它們任意分配到各生產部門，去生產不同的使用價值了。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對於各個生產部門所需的基金與勞動力的分配，都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任務而計劃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民經濟各部門底發展，其所應保留的比例及其互相關係，是與資本主義情形下，以自發的力量所構成的比例及其互相關係是根本不同的。

再者，資本主義下的價值法則是經過平均利潤率法則而運用的，而在社會主義制度

中則利潤率法則根本已失其意義。在資本主義中，由於平均利潤率法則運用的結果，凡是祇能得到在平均率以下的企業必趨衰敗，最後必致毀滅。資本家都是把他們底資本移向那些利潤高的生產部門去。

社會主義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企業都是國有，這就是從它們都屬一個主人——蘇維埃國家。謝謝這一事實，蘇維埃國家這樣就能夠站在社會主義基本利益的立場去從事生產了，就可以不屈服於這種法則，以爲一種事業如在開始期中就要遭受損失或不能生利是不能辦的。

我們底冶金廠有過一段很長時間總是虧本的。第一次利潤是一九三五從梅開葉夫卡底開羅夫廠來的。後來梅格尼托哥斯克和古次尼斯克聯合社也有了一點利潤。在開始時期冶金業都是靠國家底補貼。如果我國是資產階級制的而不是蘇維埃制的，那麼絕不能有這種重工業底脊骨。這樣一旦戰爭爆發以後，我國就很快地可成爲敵人底戰利品。大家知道，沙俄時代冶金事業的發展是受沙皇政府一部分支助的。但是，縱然如此，冶

金業始終是國民經濟中最弱的一環。我們已經粉碎資本主義底法則——平均利潤率法則了。自從消滅了資本家利潤和取消了生產手段私有制以後，蘇維埃國家創建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沒有它，我們底祖國已在敵人底面前解除武裝了。

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中的這種差異是有特別重大意義的，不僅是理論方面，而且還是實踐方面。

價值法則祇有在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才是無能為力，那時勞動生產率會提到很高的程度，社會能有充分的財貨在它掌握之下，使各取所需的分配成爲可能。

這樣我們看到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價值法則已不再是一種自發的力量，去支配社會的生產，因爲社會生產的發展是根據計劃的。同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於生產手段社會公有佔優勢，勞動力、土地和主要的生產工具（如工廠、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站、國家農場等等底設備），都不再是商品了。在蘇聯土地仍舊有幣值，但是這已不是用來買賣的了。所有其他的生產工具也是有幣值的，但是它們已不再是自由買賣了，而是按照

蘇維埃法律所規定的手續與國民經濟計劃，從製造生產財貨的企業，分配到製造消費財貨的企業的。在生產手段私有制下，價值法則運用的結果必致發生資本主義的剝削；在社會主義社會，剝削已因生產手段的社會共有而不能發生了。

過去政治經濟學教學上常常對於社會主義中的剩餘產物問題，發生了許多模糊的觀念。教員們常常當作在社會主義中沒有剩餘產物而講述。這是斷然錯誤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說：

「只有撲滅資本主義底生產方式才能將工作日減到必需的勞動時間。但就是如此，必需的勞動時間還要盡量延長的。這一方面因為『生活手段』這一個概念要擴大得多，工人會要求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程度。而另一方面亦因為一部分現在認為是剩餘勞動的到那時就要成爲必需勞動；我底意思是指那些形成準備與積蓄的基金的勞動。」（註七）

在「資本論」底法文版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的最後一句之後還有這樣一段話：

「而且，不應該忘記的是那部分現在是剩餘勞動的，這就是消耗在構成準備與積蓄

基金的那一部分，到了那時就要認為是必需勞動了；至於現在必需勞動的大小僅僅就是僱傭工人階級的維持費用，他們底命運就是要為他們底主人去生產財富。」

這裏馬克思底思想是很清晰的。人對人的剝削取消以後，剩餘勞動對於社會的需要仍像必需勞動一樣的；那時仍舊需要剩餘勞動去滿足迫切的社會需要，這就是社會準備基金和積蓄基金的形成，這在馬克思看來是一般社會都需要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非但不稍減其重要性，而且反而增加。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更明白地說，剩餘勞動和剩餘產物在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後仍需存在的（註八）。他對這個問題詳細的分析是在他底「歌塔綱領批判」中。

爲了要揭露拉薩爾派底反動的烏托邦的思想，馬克思詳細分析了「勞動收益不減」的口號——拉薩爾派用來爭取「勞動收益全部所有權」的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的理論。馬克思揭露了這種要求的荒謬和無稽。他表明了社會產物總額中所包含的東西及其如何分配。在未談個人所應分配的數量問題以前，應先從社會產物總額中減除：

「第一，消耗掉的生產手段的補充。

「第二，擴大生產的再加部分。

「第三，準備金或保險費，以備意外災難與破壞的需要等等。」（註九）

這些費用減去以後，按照馬克思所說，生產物總額中所餘部分是用來消費的。但是在這一部分中，在未分配給個人以前，還要減去：

「第一，不屬於生產過程的一般行政費用。

「這一部分一開始就不會像現社會那麼多的，而且會隨新社會的發展而減少。

「第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費用各學校、衛生服務等等。

「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比現社會增加得多，而且還會隨新社會的發展而增加。

「第三，為殘廢者準備的基金等，簡單的說，所有今天的貧困救濟費。」（註一〇）

顯而易見的，這些馬克思所曾預想的應從社會生產總額中減除的費用（除了消耗掉的生產手段的補充以外），當然只能從社會主義社會每個分子底剩餘勞動中去求。

而且事實上，剩餘勞動（指勞動者爲了滿足個人需要而勞動的額外勞動）在任何社會中都是要存在的。我國社會主義已經廢除了人對人的剝削，已經消滅了寄生的剝削階級對於剩餘勞動、剩餘產物和剩餘價值的剝奪。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中止了有閒階級底寄生性的消費，他們原來是掠奪工人與農民之剩餘勞動的成果的。但是除此以外，如果沒有蘇聯每個工人，每個農民，每個知識分子底剩餘勞動，社會主義艱鉅任務的完成是不可思議的。

社會主義中社會勞動產物的一部分是必須經常成爲積蓄的。這是擴大再生產的主要條件，擴大再生產隨着勞動大眾需要的不斷增加與人口的自然增長而發展的，蘇聯巨大的建設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爲社會生產物總額中每年都有一部分積蓄，也就是每年都有一部分剩餘產物。

剩餘產物中也有一部分是去應付社會日常所需的。每人只要一回想加強蘇聯軍事力量對於我們祖國如何的重要一點就夠了。這是蘇維埃政權底明智的眼光遠大的政策，建

立了一支基於現代軍事技術所要求的高強裝備的紅軍，創立了一個強大的國防工業，成爲這種現代軍事技術底鍊冶所，把我們祖國從長期危難中挽救過來。剩餘勞動中的又一部分是用來保障蘇聯公民底基本權利的，如教育權（學校、大學、圖書館等等之維持），休息權（療養院、休息所等等），疾病與老年的安全權（醫院、藥房、養老金等等）。

從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社會主義下勞作者必須以其勞動生產一部剩餘（超過他們個人日用的收入部分），以滿足全社會底需要，也就是必須有剩餘產物。工人階級是社會底領導力量，有照料社會需要的責任。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勞作者也是須要工作超過他們專爲直接滿足自己需要的數量。這在此次戰爭中看得更加明顯，由於後方無數蘇維埃底愛國志士自我犧牲，努力勞動，協助紅軍的結果，戰勝敵人才有可能。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剩餘生產物是在整個社會掌握之下，爲滿足所有社會需要的。列寧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剩餘生產物不是屬於私有階級的，而是屬於全體勞作者，而且只屬於他們的。」（註一一）

(註一)蘇聯憲法，五頁(英文版)。

(註二)恩格斯著：反杜林論，三〇九—一〇頁。

(註三)馬克思著：資本論，一卷，七七六頁。

(註四)恩格斯論資本論，一〇六頁(英文版)。

(註五)馬克思著：歌塔綱領批判，八—九頁(英文版)(再參閱資本論，一卷，五〇頁)。

(註六)馬克思著：資本論，三卷，九九一—九二頁。

(註七)同上，一卷，五三九—四〇頁。

(註八)同上，三卷，九八七頁。

(註九)馬克思著：歌塔綱領批判，七頁。

(註一〇)同上。

(註一一)列寧全集，十一卷，三八二頁(俄文版)。